

宣  
十二年  
至  
成  
襄  
九年  
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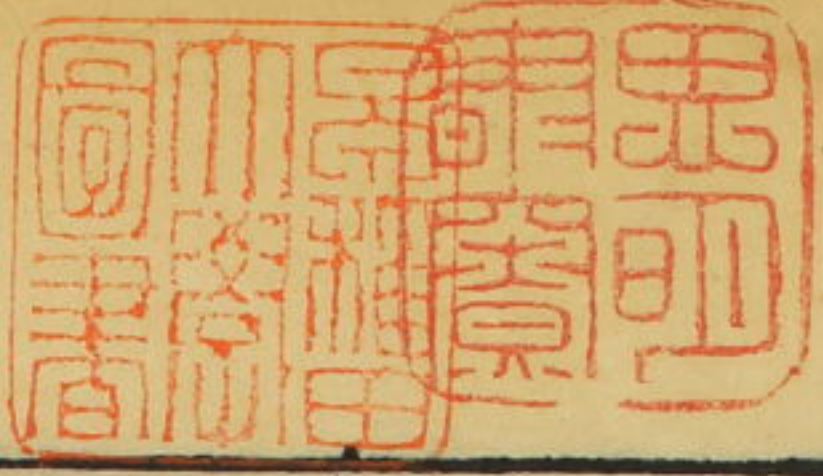


□ 12  
3032  
5





口 12  
號 3032  
5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一

宋胡安國著傳

附左

明汪應魁句讀

并校訂

宣公三

甲子

定王

十有二年

晉景三

齊頃二

衛穆三

蔡文

十五年

鄭襄八

成二

杞桓四

宋文十

四

秦桓八

楚莊十七

春葬陳靈公

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胡傳

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



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

### 楚子圍鄭

左傳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

庭入盟。子良出質。

### 胡傳

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於遠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弼

### 晉師敗績

左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



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旣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農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好矣。爲赦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

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惟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之臨。三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郟。沈尹將中軍。



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

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



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藪，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為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一憾往矣，弗備必敗。

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



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甚之。脫扃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旃。僕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尹女於是。授趙旃。緩。以免。明日。以表尹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

負羈囚。知瑩。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菹。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于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



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力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立公子魚。臣辛未。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公羊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各氏。以敵楚子。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耆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

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擣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朽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兩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穀梁傳。績功也。功事也。日其事敗也。

**胡傳**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



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按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勦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闔外。雖君令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樂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眾不敢遏。偏陽之舉。旬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偏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穀。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秋七月

附錄

左傳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僕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因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



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麩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脊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胡傳**

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末滅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末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

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此大大同盟之始

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胡傳**

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討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



強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會不是圖。而刑牲歎血。要質鬼神。漸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胡傳

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定王十一年十有三年。晉景四齊頃三衛穆四蔡

二陳成三杞桓四十一宋

春齊師伐莒。

左傳。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左傳。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胡傳

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



秋螽公作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穀穀作穀音同

左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胡傳**

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錢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而次樂驥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

去其官罪累上也

**附錄**

左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丙寅

定王十有四年晉景五齊頃四衛穆五蔡

三卒陳成四祀桓四十二宋文十六秦桓十楚莊十九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胡傳**

殺大夫而書各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



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誅國。于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傳夏。晉侯伐鄭。為郟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胡傳

按左氏傳。為郟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為報怨復讐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胡傳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左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胡傳**

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附錄**

左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

朝而獻功。於是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嘉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丁卯**

定王十三年

十有五年

晉景六齊頃五衛穆六蔡襄十一曹宣公

廬元年陳成五杞桓四十三宋文十七秦桓十一楚莊二十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胡傳**

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此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畧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義載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貲，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

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楛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



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五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穀梁傳：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胡傳**

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忘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在君之側，無奉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侮，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為虐。陵我郊。



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繼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路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為。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為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

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公羊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於夷狄而未。能以亡也。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穀梁傳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也。

胡傳其稱日。謹之也。上卿為主將。畧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然則攘夷狄安諸夏非耶。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征之。獫狁孔熾。侵鎬及方。宣王伐之。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



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畧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罪之在也。為晉討者。執酆舒。轅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士。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畧狄也。

秦人伐晉

左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及維。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

報。亢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公羊傳。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穀梁傳。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胡傳**

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禮子者。穀梁以為當上之詞也。其為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為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附錄**

左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行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

天奪之  
鬼矣

秋螽

**胡傳**

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尅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公作牟婁

**胡傳**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左傳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

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

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

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

一。大貉小貉。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

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穀梁傳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

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

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

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

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

者公田為居井

竈蕙非盡取焉

胡傳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

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為助。助者藉

也。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

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

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

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

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

入而不惻。但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

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

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

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

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

守成法而不變。

其必先務本乎。

冬。蠖生

蠖悅  
全反

公羊傳未有言蠖生者。此其言蠖生何。蠖生

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



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

**穀梁傳** 蝻非災也。其曰蝻。非稅畝之災也。

**胡傳** 始生曰蝻。既大曰蝻。秋蝻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不懼。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之。國之危無日矣。

饑

**左傳** 蝻生。饑幸之也。

**胡傳** 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蝻蝻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

**戊辰**

實。虛內事。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蝻蝻。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定王十有六年 **晉景七齊頃六衛穆七蔡**

**陳成六杞桓四十四宋文十**

**秦桓十二楚莊二十一**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傳** 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胡傳**

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甲氏。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夏成周宣榭火**

榭公作謝火。公穀作災。

左傳。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命藏焉。爾成周宣榭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胡傳**

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邾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邾。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邾伯姬來歸。**

左傳。出也。

**胡傳**

按左氏。邾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



相棄。中谷有蕓，所以閔周。易叙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附錄**

左傳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冬大有年**

穀梁傳：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胡傳**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

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蝨蝗，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非聖莫能脩之者也。

**已巳**

定王十年十有七年。晉景八年，齊頃七年，衛穆八年，蔡五年。陳成七年，杞桓四十五年，宋文十九年。秦桓十三年，楚莊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昭公也在位三十年，子甯嗣，是為靈公。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胡傳**

日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畧在內。宣公為國，務華而無忠信。



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忽於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告訃。怠於禮而不會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傳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欽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郟。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

盟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欽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僕。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僕者御僕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聞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胡傳**

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為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為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

**附錄**

左傳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卻獻子為政。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肸許乙反

左傳公母弟也。凡天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

春秋

**胡傳**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或以為叔肸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



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況宣公之時。煩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於鄰國。衆矣。而獨叔矜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庚午**

定于十

十有八年

晉景九齊頃八衛穆九蔡六年

宣四陳成八杞桓四十六宋文二十秦桓十四楚莊二十三卒

###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傳。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疆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胡傳**

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已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鞞。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 公伐杞

### 夏四月

**附錄**

左傳。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 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牆。郕子于郕。穀作繒。

左傳。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公羊傳。戕。郕子于郕者何。殘賊而殺之也。穀梁傳。戕。猶殘也。稅殺也。

**胡傳**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郕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



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會。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鄆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讐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鄆者。所以深責鄆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作呂。楚始書卒。

左傳。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穀梁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

胡傳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

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之去之。

胡傳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卻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孺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慝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  
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  
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  
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癬  
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  
正寢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公穀  
作榿

左傳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  
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  
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  
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  
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  
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  
還自晉至榿聞君薨家遣殯帷哭君成踊反  
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  
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  
奔父也遂繼事也

胡傳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  
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  
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  
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  
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於殯之文升  
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  
而東門氏逐恐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  
畢事之辭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  
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  
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遣  
方寸宜亦亂而遣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



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此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一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二

宋胡安國著傳

附左

明汪應魁

并校訂

成公一

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一十八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周

魯成公五年定王崩。子簡王立。

鄭

魯成公四年襄公卒。悼公費立。成六年悼公卒。弟成公踰立。

齊

魯成公九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宋

魯成公二年文公卒。子共公固立。成十五年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晉

魯成公十年景公有疾。晉人立太子州蒲為君。是為厲公。成十八年厲公弒。悼公周立。



衛

魯成公二年穆公卒子定公臧立  
成十四年定公卒子獻公衎立

蔡

詳見宣公元年

曹

魯成公十三年宣公卒弟成公負芻立

滕

魯成公十六年文公卒成公原立

陳

詳見宣公元年

杞

詳見僖公元年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

魯成公十四年莒子朱卒一名渠丘公黎比公密州立又名買朱鉏

邾

魯成公十七年定公卒宣公慳立

許

魯成公十五年許遷于葉

小邾

詳見僖公元年

楚

魯成公二年載令尹子重救齊成十六年司馬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戰于鄢陵敗績晉射共王中目

楚殺子反

秦

魯成公十四年桓公卒子景公立

吳

魯成公七年吳伐郟始見經即吳子壽夢也壽夢一名乘

越

詳見隱公元年

辛未

定王十年元年

晉景十二年齊頃九年衛穆十年

七年 陳成九年 杞桓四年 鄭襄十五年 曹宣五年 秦桓十五年 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穀梁傳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

**胡傳**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變調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

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附錄**

左傳春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三月作丘甲

左傳爲齊難故作丘甲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穀梁傳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

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國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



**胡傳**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百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自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胡傳**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此盟，亦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唯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遂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對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公穀作貿戎



左傳秋。王人來告敗。公羊傳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買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穀梁傳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

**胡傳**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于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

至矣

冬十月

**附錄**

左傳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壬申

定王十二年。晉景十一。齊頃十。衛穆十一。卒八年。杞桓四十八。宋文二十。秦桓十六。楚共二。

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胡傳**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鞏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

**衛師敗績**

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眾退。我北。乃止。且告車來甚眾。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

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胡傳**

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



戰于鞏齊師敗績首公穀作手

左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人晉師桀石以投人

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狗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鞏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毀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環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



華泉。駮絀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轎中。蛇出於其下。以眩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左車。宛蒺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鏡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于之石窳。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

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於諸侯。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齊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



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紆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

公羊傳。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穀梁傳。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

**胡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

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爾元帥。畧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怠。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

婁穀作爰婁

左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羊傳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卻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斲。於是斲逢丑父。已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為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倍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逐跛者。使眇者逐眇者。二大夫出。相語踰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獻。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獻。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

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卻克跌魯衛之使。使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於袁婁而與之盟。穀梁傳鞏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絲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郟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卻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獻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獻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



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胡傳**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鞏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廬。背城借一。揖而去之。鄧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

矣。是故制敵莫如仁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附錄**

左傳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左傳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樽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庚寅衛侯速卒

左傳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



之遂常以葬

附錄

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慎罰務去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郟，不獲其尸。其子黑要丞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其必囚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郟之役。」

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郟，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郟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郟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郟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



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取汶陽田

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鞏之賂也。

胡傳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奈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書公子自嬰齊始。

左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紉。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

**胡傳**

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為陽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

於是王卒盡行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恚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脩也不忤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恚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憐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攷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

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左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賈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賈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斲其是之謂矣

公羊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

穀梁傳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

**胡傳**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



者楚也。公子嬰齊。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脩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附錄

左傳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如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

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舊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癸酉 定王十三年 晉景十二 齊頃十一 衛定公 臧九年 元年 蔡景四 鄭襄十七 曹宣七



陳成十一年杞桓四十九宋共  
公固元年秦桓十七楚共三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敗也遂東  
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  
諸丘輿皇戌  
如楚獻捷

**胡傳**

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遂東侵  
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鄭敗諸丘輿  
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  
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  
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畧而不紀  
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  
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  
有詞于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殯越境  
以吉禮從金  
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公則曷為  
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  
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  
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  
為無譏矣

**胡傳**

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書  
緌氏劉絢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  
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  
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  
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  
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



此說據經為合。或曰。禮稱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

乙亥葬宋文公

**胡傳**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

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戒哉。

夏公如晉

**左傳** 拜汶

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公至自晉

**胡傳**

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



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爲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附錄**

左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誠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

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秋 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傳 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公羊傳 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胡傳**

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歛。輕力役。脩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

虜在良反公作將穀作牆咎音羔

左傳討赤狄之餘焉虜咎如潰上失民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晉來聘之始

衛侯使

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聘而遂盟之於是始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

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

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

也公羊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

盟也穀梁傳其曰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

兩欲之也

**胡傳**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

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

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

類是也

鄭伐許

**胡傳**

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



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况又馮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辭畧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

附錄

左傳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盾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瑩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也。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甲定王二十二年 四年 晉景十三 齊頃十二 衛定二 秦景五 鄭襄十八 卒 曹宣八 陳成

十二 杞桓五 宋共 二 秦桓十八 楚共四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傳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左傳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傳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

冬。城鄆

公作運

鄭伯伐許

左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陵。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胡傳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附錄

左傳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乙亥

定王二十五年。晉景十四。齊頃十三。衛定三。一年崩。

九。陳成十三。杞桓五十一。宋共三。秦桓十九。楚共五。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胡傳**

前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世戒也。

**附錄**

左傳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樂氏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汝。使問諸士。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仲孫蔑如宋

左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首公作秀。

左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

梁山崩

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



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柰何。輦伯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為之柰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胡傳**

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國者。言奕奕然高大。為韓國之

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脩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天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脩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懔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附錄**

左傳。許靈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戍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左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胡傳**

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

是也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三

宋胡安國著傳

附左公穀

明汪應魁句讀

并校訂

成公二

丙子

簡王六年

晉景十五齊頃十四衛定四蔡景

桓五十二宋共四秦桓二  
十楚共六吳子壽夢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附錄

左傳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巳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

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

穀梁傳立者不宜立也。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胡傳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有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墀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也。

取鄆

左傳言易也。公羊傳鄆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係于邾婁。諱亟也。

穀梁傳鄆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遣。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鄴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

胡傳鄆。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遣。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鄴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



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鉞。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 附錄

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郕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郕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飑之疾。

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 夏六月邾子來朝

### 公孫嬰齊如晉

左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 壬申鄭伯費卒

左傳六月。鄭悼公卒。

###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傳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胡傳**

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眾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于宋。上卿受鉞。大眾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楚始書大夫將

左傳楚子重伐鄭從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公作鄭

左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均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



**胡傳**

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武子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丁酉 簡王 七年 晉景十六 齊頃十五 衛定五 蔡景 成 鄭成公 踰元年 晉宣十一 陳成

十五 杞桓五十三 宋共五 秦桓二十一 楚共七 吳壽夢二

春王正月。麋食郊牛角。改卜牛。麋鼠又食

其角。乃免牛。

穀梁傳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胡傳**

穀梁子曰。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麋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即變異也。其



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吳伐郟

談○吳始見經

左傳春。吳伐郟。郟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胡傳

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

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

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爲不合。蓋因敗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附錄

左傳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傳夏。曹宣公來朝。

不郊。猶三望

胡傳

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

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略言之爾。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傳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胡傳**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己而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

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左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其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闔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憚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



冬大雩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

衛孫林父出奔晉

穀梁傳：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  
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戊寅 八年 晉景十七 齊頃十六 衛定六 蔡景桓五十四 宋共六 秦桓二 陳成十六 杞十二 楚共八 吳壽夢三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體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一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傳：來言者何？內辭也。脇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



其所侵地

穀梁傳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

**胡傳**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

以兵力勝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于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郤克戰勝。令于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三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為國以禮者。無憚于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

晉師門于許東明。大獲焉。

公孫嬰齊如莒

左傳。聲伯如莒。逆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宋華元來聘。聘。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左傳。禮也。

**胡傳**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

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



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 胡傳

按左氏趙莊姬為趙嬰之亡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君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

政刑矣

###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

公穀 公命錫命止此

左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錫命錫命非正也日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日

天子何也日見一稱也

#### 胡傳

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入見既更五服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日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春秋四傳

卷二十三

九



**附錄**

左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薛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傳來歸自杞故書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

人伐邾

左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

邾伐

**胡傳**

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邾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衛人來媵

媵盈去又音刺

左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胡傳**

勝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己卯** 簡王九年

景十鄭成三曹宣十三陳成十七蔡桓五十五宋共七秦桓二十三楚共九吳壽夢四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傳：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公羊傳：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勝而歸之也。穀梁傳：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

**胡傳**

凡筆于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昏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大于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為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夷攷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鄆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為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傳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矣吳人不至

**胡傳**

按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于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已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于未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

也晉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附錄**

左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公羊傳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

穀梁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



不與內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

晉人來勝

左傳禮也。

公羊傳勝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穀梁傳勝。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胡傳

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勝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于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于遠。故諸國爭勝。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于諸侯。况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于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勝。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

自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穀梁傳不言戰。以鄭伯也。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

胡傳

按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



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昔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也。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附錄**

左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天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天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肯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人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穀梁傳**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為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胡傳**

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衆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



遂入鄆。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是則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脩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于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于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

### 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諸侯貳故也

### 胡傳

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羗、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

賊，而出民于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于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 鄭人圍許

左傳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

### 城中城

左傳書時也

### 穀梁傳

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 胡傳

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



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傲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于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附錄**

左傳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庚辰

簡王

十年

晉景十九卒。齊靈公環元年。衛定八年。蔡景十一。鄭成四。曹宣十四。陳

成十八

杞桓

桓五十六。宋共八。秦桓二十四。楚共十。吳壽夢五。

**附錄**

左傳。晉侯使糴糶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胡傳**

按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剽殖出衛侯術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縞。夏四月。鄭人殺縞。立髡頑。子如奔許。欒



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

齊人來媵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

丙午。晉侯孺。

乃侯卒。

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

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肅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肅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之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附錄

左傳。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乎。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于是糴菽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



之。故不書。諱之也。

**胡傳**

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惟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以為辱而可書乎。

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惟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以為辱而可書乎。

冬十月

公無此三字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三

春秋卷之二十四

宋胡安國著傳

附左

明汪應魁句讀

并校訂

成公三

**辛巳**

簡王六年

十有一年

晉厲公州蒲元年齊靈二衛定九蔡景十二鄭成五曹宣

十五陳成十九杞桓五十七宋共九秦桓二十五楚共十一吳壽夢六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卻擘

尺由反公作州後同

來聘。己丑。及卻擘盟

左傳卻擘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



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犢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附錄

左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之。盟于鄆而入。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三日。復出奔晉。

秋叔孫僑如齊

左傳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

冬十月

附錄

左傳晉郤至與周爭鄆田。王命劉康公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楊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莩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秦晉為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於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郤犢盟秦伯於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秦伯歸而



背晉成

壬午

簡王七年

十有二年

晉厲二齊靈三衛定十蔡景

二十〔杞〕桓五十八〔宋〕共十〔秦〕桓

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

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

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胡傳

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

鄧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公作瑣澤

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傳狄人聞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言。

冬十月

附錄

左傳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覘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天。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開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燕之禮。享以訓其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

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息。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癸未

簡王十有三年。晉厲三。齊靈四。衛定十一。蔡八年。陳成二十一。杞桓五十九。宋共十一。秦桓二十七。楚共十三。吳壽夢八。

春。晉侯使郤錡

反。魚綺。

來乞師

左傳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



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胡傳**

從。以霸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

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伏。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

穀梁傳。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燔。戎有受賑。神之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手。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



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穀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蝨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

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郵。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



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君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瑩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卻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

**公羊傳** 其言自享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穀梁傳** 言受命不敢叛用也。

**胡傳**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脩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嶽。則朝。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歎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于君。子必敬于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

**附錄** 左傳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已



已。子駟帥國人盟于犬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驪。孫叔。孫知。

曹伯廬

左作廬

卒于師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犬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穀梁傳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左傳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穀梁傳葬。時正也。

**甲**

簡王九年

十有四年

晉厲四齊靈五衛定十二卒。蔡景十五鄭成八曹成公負。

芻元年陳成二十二杞桓六十宋共十二秦桓二十八卒楚共十四吳壽夢九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擘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昔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左傳秋宣伯如齊迎女稱族尊君命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傳入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傳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穀梁傳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

胡傳

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然則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小大以爵次則有尊卑以

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左傳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衎以為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寅於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西簡王十年十有五年晉厲五年齊靈六年衛獻公衎元年陳成二十三年杞桓六年宋共十三年秦景公元年楚共十五年吳壽夢十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慳聞君薨家遣

墮惟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穀梁傳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胡傳** 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

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

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歸下

左傳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



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穀梁傳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

**胡傳**

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左傳宋共公卒

楚子伐鄭

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穀梁傳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為賢者崇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

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胡傳**

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蕩氏汰而驕。共公卒。已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遂自止元於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於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書之重。詞之複。必有



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人。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葛藟猶能芘其本根。况於人而忍伐其本乎。  
**附錄** 左傳晉三卻害伯宗。諸而殺之。及欒弗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

其九

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鱣秋邾人會吳于

鍾離。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為會之始

左傳始通吳也

公羊傳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

**胡傳** 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

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桓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敢與之敵也。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舒涉反



左傳許靈公畏偏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

子申遷許于葉穀梁傳遷者猶得其國家

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簡王十有六年晉厲六年齊靈七年衛獻二年蔡景十七年鄭成十年曹成三年陳成二十四年秦景二年楚共十六年吳壽夢十一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

異也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胡傳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

水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

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附錄左傳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

于武城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左傳滕文公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傳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陵獲將鉏

舍於夫渠不做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

樂懼宋恃勝也

附錄左傳衛侯伐鄭至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於滅來乞師

左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瑩居守，郤驪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偃楚子、鄭

師敗績

左傳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

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以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禮，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



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窺。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犬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

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王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三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廑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



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弟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毀中。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公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

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穀，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狗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



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公羊傳。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瘐也。王瘐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未言爾穀梁傳。日事遇晦曰晦。四體徧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

**胡傳**

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日。而身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恃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蓋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傳。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

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儼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欒。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欒將新軍。



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  
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  
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

**胡傳**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  
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  
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  
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孫。屈已  
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  
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  
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  
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  
焉者矣。易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  
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己而無恤乎人。以  
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  
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  
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  
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

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  
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  
塞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直  
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  
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公至自會**

公羊傳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  
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公幼也。  
**附錄**左傳曹人請於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  
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  
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  
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  
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王臣始會伐



左傳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  
 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  
 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  
 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  
 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  
 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  
 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  
 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 曹伯歸自京師

左傳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  
 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  
 出  
 公羊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  
 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  
 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  
 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  
 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

穀梁傳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  
 以為不失其國也歸為善自某歸次之

### 胡傳

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  
 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  
 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  
 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  
 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  
 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

如之于茗 音條公作 招章遙上

### 饒二丘

左傳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  
 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  
 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  
 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  
 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  
 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丘公還待



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犢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犢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悌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

晉人求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穀梁傳：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存公也。存意公亦存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傳：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犢盟于扈。

左傳：十二月，季孫及郤犢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公至自會

**附錄**

左傳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乙酉刺公子偃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胡傳**

按左氏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於鄆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

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郤犢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犢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犢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茂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茂也。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犢曰。苟去仲孫茂而止。季孫行。父吾與于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茂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



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郟  
驪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丁亥 簡王十有七年 晉厲七年 齊靈八年 衛獻三 蔡

陳成二十五年 杞桓六十三 宋平二  
秦景三 楚共十七 吳壽夢十二

春 衛北宮括 帥師侵鄭

左傳 春王正月 鄭子駟侵晉虛滑  
衛北宮括救晉 侵鄭 至于高氏

夏 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

人伐鄭

左傳 夏五月 鄭大子髡頑侯孺為質於楚 楚  
公子成 公子寅 戌 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  
諸侯伐鄭 自戲  
童至于曲洧

附錄

左傳 晉范文子反自郟陵 使其祝宗祈  
死 曰 君驕侈而克敵 是天益其疾也 難  
將作矣 愛我者 惟祝我 使我速死 無及  
於難 范氏之福也 六月 戊辰 士燮卒

六月 乙酉 同盟于柯陵

左傳 尋戚之盟也  
穀梁傳 柯陵之盟 謀復伐鄭也

秋 公至自會

左傳 楚子重救鄭 師于首止 諸侯還  
穀梁傳 不曰至自伐鄭者 公不周乎伐鄭也  
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 以其以會致也 何  
以知其盟復伐鄭也 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  
也 不周乎伐鄭 則何為日也  
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闕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廬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言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知如蔡葵猶能備其足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

後郊

穀梁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胡傳

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或曰蓋以人饗叩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况敢用人乎

晉侯使荀瑩

乙耕 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

鄭



左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左傳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

力之反 賑 市軫反公作軫穀作蜃

左傳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賑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公羊傳非此月日也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于狸軫而卒

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

穀梁傳十一月無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其地未踰竟也

**附錄** 左傳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

待命于清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 俱縛反 且 子餘反 卒

晉殺大夫卻錡卻犢卻至

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



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犢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荻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師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太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

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魍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卻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句。士句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



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穀梁傳自禍於梁傳自禍於是起矣。

### 楚人滅舒庸

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 附錄

左傳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簡王十有八年。晉厲八弑。齊靈九。衛獻四。莒成。宋平。五。陳成。二十六。杞桓。六。十四。宋平。三。秦景。四。楚共。十八。英壽。夢。十二。

###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左傳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穀梁傳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

### 胡傳

弑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



用刑固不以大需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  
 加不弑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弑許世  
 子止以不當藥而書弑鄭歸生以憚老懼讒  
 而書弑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弑  
 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弑晉欒書身為元  
 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弑公而以車  
 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弑  
 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  
 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  
 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欒武子闕略如此  
 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之誅亂臣討  
 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  
 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  
 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  
 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

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  
 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 附錄

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  
 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  
 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趙武為卿荀家  
 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  
 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夫使脩范武子  
 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薦之法并糾御  
 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  
 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  
 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  
 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  
 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  
 六駟屬焉使訓羣駟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  
 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  
 正旅不偪師民無  
 謗言所以復霸也



公如晉

左傳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胡傳

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矣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

左傳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附錄

左傳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八月邾子來朝

左傳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左傳書不時也。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穀梁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左傳言道也。

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也。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

音房公作彭

來乞師

經書乞師止此

左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

杼

直呂反

同盟于虛

起居反

打

他丁反

左傳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傳書順也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五

宋胡安國著傳

附左公穀

明汪應魁句讀

并校訂

襄公一

公名午成公妾定姒之子四歲卽位在位三十一年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

有德曰襄

周

魯襄公一年簡王崩子霧王立襄二十八年霧王崩子景王立

鄭

魯襄公二年成公卒子僖公髡頑立襄七年僖公卒簡公嘉立

齊

魯襄公十九年霧公卒子莊公光立襄三十五年莊公弒弟景公杵臼立

宋

詳見成公元年



晉

悼公復霸元年韓厥為政襄七年知瑩為政襄十一年會于蕭魚服鄭襄十三年荀偃為政襄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彪立襄十九年士句為政襄二十五年趙武為政襄二十七年南分霸始此

衛

魯襄公十四年獻公奔齊衛立公孫剽是為殤公襄二十六年殤公弑獻公復歸于衛襄二十九年獻公卒子襄公立

曹

魯襄公三十年景公弑子需公般立魯襄公十八年成公卒子武公滕立

滕

詳見成公魯襄公四年成公卒于哀公溺立

陳

魯襄公六年桓公卒子孝公句立二十三年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杞

詳見僖公魯襄公十六年晉執黎比公襄三十二年黎比公弑于展輿立

莒

魯襄公十六年晉執宣公襄十七年宣公卒悼公華立襄十九年晉執悼公

邾

魯襄公二十六年靈公卒于楚悼公買立

許

魯襄公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小邾

子重為令尹魯襄公三年子重伐吳卒子辛為令尹襄五年楚殺子辛子囊為令尹襄十三年共王卒子康王昭立襄十五年子庚為令尹襄二十一年子南為令尹二十二年遠子馮為令尹襄二十五年子木為令尹襄二十八年康王卒邾敖麋立



秦詳見僖公元年

吳魯襄公十二年壽夢卒諸樊立一名過襄二十五年過門于巢卒餘祭立一名載襄二十九年餘祭卒夷

昧立一名餘昧

越詳見隱公元年及昭公元年

五巳簡王十年晉悼公元年齊靈十年衛獻四年崩元年蔡景二十年鄭成十三年

曹成六年陳成二十七年杞桓六十五年宋平四年秦景五年楚共十九年吳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

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夫子光爲質於晉

公羊傳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

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傳繫彭城于宋者不與魚石正也

胡傳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



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成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

人邾人杞人次於鄆。公作

左傳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于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鄆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

**胡傳**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于是次于鄆。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

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于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太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

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傳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營來聘。

左傳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胡傳**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



朝禮。衛侯晉侯方來修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庚**靈王二年。晉悼二。齊靈十一。衛獻六。蔡景二。鄭成十四。卒。曹成七。陳成二。

十八。杞桓六十六。宋平五。秦景六。楚共二十。吳壽夢十五。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左傳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附錄**

左傳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傳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語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踰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傳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穀梁傳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

人邾人於戚

左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徧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左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徧之。公羊傳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

叔孫豹如宋

左傳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公羊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



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  
穀梁傳：若言中國焉。內鄭也。

**胡傳**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六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固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彼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士。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為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

待衰世之意。  
小康之事邪。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辛卯**

靈王三年。晉悼三。齊靈十二。衛獻七。蔡景二。成二十九。杞桓六。宋平六。秦景七。楚共二十一。吳壽夢十。陳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爭強自此始。

左傳：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



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 公如晉

左傳始朝也

###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勅居反

左傳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 公至自晉

#### 附錄

左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

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

### 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左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邢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胡傳**

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

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

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陳侯使袁僑**

其驕如會

左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在而

大夫自為盟始於此

左傳陳請服也

公羊傳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袁僑盟也。穀梁傳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



附錄

左傳晉侯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劔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跌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傳許靈公事楚不會於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壬辰

靈王

三年

四年

晉悼四

齊靈十三

衛獻八

蔡景二

成九

陳成三十

卒

杞桓六十八宋平七秦景八楚其二十二吳壽夢十七

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

左傳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夏楚彭各侵陳陳無禮故



也

**胡傳**

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宮。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諱。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為為孝。諂者獻佞。以為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秋七月戊子夫人嬀氏薨**

嬀公作弋。下定嬀同。

左傳。秋。定嬀薨。不殯于廟。無槨。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已樹六槨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



滿園之憤。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公羊傳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

冬公如晉

左傳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福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

左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附錄

左傳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鬻龍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



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民收二國之燼。以滅澆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犬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鑿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滅紇。救鄆。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髻。魯於是乎始髻。國人

誦之。曰。滅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巴**

靈王五年晉悼五齊靈十四衛獻九蔡景二四年杞桓六十九宋平八秦景九楚共二十三吳壽夢十八

春。公至自晉

**附錄** 左傳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左傳穆叔覲鄆犬子于晉。以成屬鄆。書曰叔孫豹。鄆犬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勇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始乎晉也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始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穀梁傳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往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公穀作稻

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衛魯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秋大雩

左傳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扁扁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左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

公羊傳吳何以稱人吳鄆人云則不辭



**胡傳**

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公羊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梁傳**

內辭也。人皆謂陳。曰。由今。戍于善道。實為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夫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左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棧。以救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穀梁傳**善救陳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甲午**

靈王五年六年。晉悼六。齊靈十五。衛獻十。蔡景二。成十一。陳哀二。杞



桓七十年卒宋平九秦景十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傳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左傳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

左傳鄆恃賂也穀梁傳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鄆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鄆非滅也非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

**胡傳**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鄆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鄆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鄆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鄆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



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郕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冬。叔孫豹如邾。

左傳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人以郕故來討。曰。何故亡郕。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傳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

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郕。高厚崔杼定其田。

公羊傳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宋乙靈王七年。晉悼七。齊靈十六。衛獻十一。蔡景六年。鄭僖五。卒曹成十二。陳哀三。杞孝公勾元年。宋平十。秦景十一。楚共二十。吳壽夢二十。

春。郟子來朝。

左傳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十。禮也。乃者。亡乎。



人之辭也

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城費

秘

左傳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胡傳

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艾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

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

左傳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後報非貳也

八月螽

附錄

左傳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



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夫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衛而委蛇必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于鄆

穀或作馮于軌反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

鄭伯髡頑如會

髡苦門反公穀作髡原

未見諸侯丙戌卒

于鄆

七報反又采南反公穀作操

左傳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慝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瘞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為不言其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



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疆。則不若楚。於是弑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穀梁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胡傳**

按鄭僖公。三傳皆以為弑。而春秋書卒者。左氏則曰。以瘡疾赴也。公羊則曰。為中國諱也。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弑而可以偽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善矣。然則弑而書卒。二傳以為為中國諱。不

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顧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弑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凡弑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隣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鄆。則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鄆。鄭邑也。其曰卒



于郟見其弑而隱之也。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陳侯逃歸

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胡傳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神做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

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肆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丙申靈王八年晉悼入齊靈十七衛獻十二蔡景

陳哀四杞孝二宋平十一秦景十二楚共二十六吳壽夢二十一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為中國諱也

附錄

左傳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歿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



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穀作濕。後同。

左傳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公羊傳。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干邢

丘

左傳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胡傳

蘓轍曰。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辭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



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以疆鄙田

秋九月大雩

左傳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

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眾。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



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胡傳**

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熏鬻。句踐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變。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變。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

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形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衛。雍。受形弓於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西丁**

靈王九年。晉悼九。齊靈十八。衛獻十三。蔡景八年。杞券三。宋平十二。秦景十三。曹成十四。陳哀五。楚共二十七。吳壽夢二十二。



春宋災

災公作火

左傳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緇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戍討左亦如之使樂遙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徹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視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王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公羊傳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為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傳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史曰是謂艮之隨三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凡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



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姦。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

附錄

左傳秦景公使士稚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公作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

同盟于戲

許宜反

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罃。士匄。門于鄆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鄭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備器。盛饌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



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駢。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董。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幸若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

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穀梁傳。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取不能據鄭也。

**胡傳**

鄭之見伐於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其策未為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修器備。盛饌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告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瑩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



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附錄**

左傳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

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祿處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驕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

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人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

**附錄**

左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

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新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子用...之法以佐晉悼公...與諸侯...  
鄭楚執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  
之道矣故下書蕭

魚之會以美之

**左傳**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

禁不謂與爭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

參因無帶費亦無困入於無禁師亦無貪吳

**釋** 解 晉對魏賈也息且驟發諸舍

張年太子罪夫人盟同盟于中衣禁孫夫人

軒弗謂也世謂計言言之辭也善之主

自善盤固去郵能致齊今焚而全晉不焚

齊大國盟口血未乾而晉之可乎



